

福建地方戏曲丛书



—— 贛 劇 ——

鉄算盤

福建人民出版社

福建地方戏曲丛书

铁 算 盘

(赣 剧)

浦城县赣剧团传统剧目整理小组整理

周连兴 周恭斌 执笔

福建人民出版社

內 容 簡 介

本劇系根据“相親記”整理而成的諷刺喜劇。它描寫一个聪明、勇敢、机智的农民刘金宝，男扮女装嫁給地主鉄算盤，討回所欠工錢。剧本有力地諷刺了地主階級人物的卑鄙行为和丑态。

鉄 算 盘

(續 剧)

浦城县駿剧团傳統剧目整理小組整理

周連兴 周恭斌 执笔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河东路得貴巷18号)

福建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01号

福州第六印刷厂印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 1/36 印張1 1/18 字数20,000

1959年12月第1版 195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200册

分类号：K243·71

統一书号：T10104·204

定 价：(6)一角一分

出版者的話

福建地方戏曲是丰富多采的。据目前的統計，全省就有十三个剧种；剧目更是不胜計数。这些戏曲在表演形式、艺术風格、語言、音乐上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它們在群众中間經過長時間的錘煉，都成为非常优美、生动、精煉的艺术形式；許多剧目的內容都是反映了劳动人民对封建統治階級的憎恨和反抗，反映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理想，具有一定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多少年来，这些戏曲为广大群众所热爱，因此，使它得以长期流傳下来。

地方戏曲是我們祖国宝貴的文化遺產的一部分。但是由于从前封建統治階級和反动政府，給广大人民制造了深重的灾难，使民間戏曲艺术得不到发展，許多艺人被迫改行，許多优秀的剧目失傳；同时統治階級又利用戏剧来宣揚封建的反动的思想，毒害人民，使民間戏曲沾染了封建、迷信、色情等不健康的毒素。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心和扶持之下，福建的地方戏曲工作，做出了很大成績，艺人們的政治地位提高了，許多优秀的民間剧目不断被发掘出来。

为了更好地繼承和发揚民間戏曲的优良傳統，貫徹毛主席指示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針，我們選擇和整理本省各剧种的优秀剧目，編輯“福建地方戏曲丛书”，陸續出版，

以适应广大人民和戏曲工作者的需要。在整理中，我們尽量做到保留精华，去除糟粕；但由于我們对这一工作缺乏經驗，又受到水平的限制，衷心地希望戏曲艺朮工作者和广大讀者給予我們指导并給以大力支持。

人物：刘金宝 鉄算盤

王 兴 李翠花

丫 环

第一場 討 錢

〔鉄算盤家院子。〕

〔幕启时，乐队奏和乐。鉄算盤手捧算盤，边算边上。〕

鉄算盤：咳！家有万担粮，缺少老婆娘。想我鉄算盤，家財万貫，想討个好老婆，总討不到，真真气人。咳！今天是腊月二十四了，这些佃戶怎么还不送租、送錢来啊！这般穷鬼难道还想欠过年去嗎？哼！沒有这么容易。穷鬼啊穷鬼，你就是死了，我把你身上穿的衣服都要剥下来，叫你打赤膊进棺材，曉得吧！哼！

〔鉄轉身向內。王兴上。〕

王 兴：种田之人昼夜忙，財主收租粮滿仓。拜見員外！

鉄算盤：罢了。我吩咐你办的事，办得怎样了？

王 兴：員外！那些欠租欠債的人家，我都走过很多次了。

鉄算盤：收了多少錢来啊？

王 兴：現錢是沒有收到，他們都答应过两天会送来的。

鉄算盘：噯！你再去催，誰不还，就要拿东西来抵当。

王 兴：这……（欲走）

鉄算盘：还有呢？

王 兴：还有……（想介）啊！員外要討院主娘的事……

鉄算盘：对。怎么样啦？

王 兴：員外！可怜我东家跑、西家找，有是有呀，可人家都說……

鉄算盘：都說什么？

王 兴：小人不敢講。

鉄算盘：講来无妨！

王 兴：这……

鉄算盘：快講！快講！

王 兴：人家說你，駝背、躬腰、瞇眼、近視，又是填房，所以人家不肯。

鉄算盘：死狗才，你員外有这副家財，你就不会向人家講。哎呀！叫你替員外办这門亲事，都办了两年囉！每次回来，总是說办不到，談不成，你真是个无用的东西！
（发气介）

王 兴：員外，我老早什么事都向人講了，人家不愿意，你怪我何用呢？我又是个男人，若是个女人，就嫁給你做老婆。

鉄算盘：胡說！今天再去找！找不到回来就不許你吃飯，还要扣你的工錢。

王 兴：这……

鉄算盘：快去！快去！（推王出，关门，想介，叹气。唱“高腔”）

听家丁言来腹中发脹， 0

有寡妇和闺女不愿填房。

我家財万貫人家不想，

难道說我一輩子守空房。

〔鉄坐下。刘金宝上。〕

刘金宝：（唱“北調正板”）

腊梅花开朵朵鮮，

家家户户过新年。

别人家里般般有，

可怜我灶头不能起烟。

我本想把年貨办，

怎奈手中沒有半文錢。

我此番再把鉄算盘見，

討工錢回家过年。

（白）来此已是。东家开门，开门哪！

鉄算盘：是誰叫門啊？（准备开门）

刘金宝：是我。

鉄算盘：啊！是你！（听出声音，背語）这个穷鬼来了，沒有好事的。（对外）員外不在家。

刘金宝：（背語）唷！这个財撈鬼，听出是我的声音，不肯开门，这便如何是好呢？（想介。装老头語腔）員外开门，

我送利錢來了！

鐵算盤：你是那一個啊？

劉金寶：我是李老三呀。

鐵算盤：（細听不象）李老三，不大象吧？

劉金寶：哦！你不收錢嗎？不收錢就算了，那就明年再來。

鐵算盤：喂喂喂！不要走！我開門，請進來，快請進來！（鉄開門見是劉，气得两眼发白介）

劉金寶：東家。是我啊！

鐵算盤：（學劉聲）是我啊！劉金寶，你沒有死啊？

劉金寶：我最少要活到一百二十歲哩！

鐵算盤：你到我家么事？

劉金寶：特來與東家拜新年。

鐵算盤：拜新年還早得很吶，今天才是臘月二十四……

劉金寶：今來先拜小年，過幾天再拜大年！

鐵算盤：不要拜、不要拜。

劉金寶：（拜介）恭喜東家，賀喜東家！

鐵算盤：喜什麼？喜什麼？

劉金寶：听道！（唱“折調原板”）

東家過年笑呼呼，

伸直腰來背不駝。

但愿招財又進寶，

將來兒孫一大窩。

鐵算盤：（歡喜地）嘻嘻嘻！真會說話，哈哈……（大笑腰痛）

哎唷!

刘金宝: 东家, 不要太高兴了, 损了腰可不好的啦。

铁算盘: 金宝, 你真会说话。哎! 你今天是故意来拜年啊, 还是另有什么事呢?

刘金宝: 还有啊! (唱“折调前腔”)

家家都把年货办,
可怜我没有半文钱。
特地向你求借貸,
相信东家不推延。

铁算盘: (一惊, 脸变色) 什么事?

刘金宝: 借錢过年。

铁算盘: (装聋) 啊, 老鼠偷盐啦?

刘金宝: 借錢过年。

铁算盘: 哦! 借錢过年, 我有錢, 不用得借!

刘金宝: 东家! 我曉得你有錢, 是我問你借啊!

铁算盘: 哎呀! 借錢? 这几天家里一个錢都沒有!

刘金宝: 东家! 你們財主人家, 有道是金銀堆滿箱, 稻谷积滿仓, 我問你借么, 要不得你一点点囉。

铁算盘: 哎! 金宝! 穷有穷难, 富有富难, 你要借多少呢?

刘金宝: 不多。一百吊!

铁算盘: 几多?

刘金宝: 一百吊。

铁算盘: 怎么? 一百吊……天哪! (吓得昏过去)

刘金宝：东家醒来，东家醒来。他很会装死嚒！（思介）唷！这
台子上几个錢是誰的？

铁算盘：（听说有錢，急站起）是我的！是我的！

刘金宝：沒有錢的。

铁算盘：哎！（害羞介。唱“打更調”）

听他說来心着惊，

吓得我渾身冷汗淋。

开口要借一百吊，

真正是想要我的命。

刘金宝：东家你不要装死，有就拿出來，沒有我就要走了！

铁算盘：（高兴地）你要走？我不送。

刘金宝：哼！事情未了，就走？

铁算盘：你还有什么事情啊？

刘金宝：一百吊錢，借給我，就算了事！

铁算盘：老哥！你不要与我开心好不好？

刘金宝：員外！我不是与你开心，我是真的問你借呀！

铁算盘：你真的要借嗎？

刘金宝：你是我的老东家，我是你的老长工，不瞞你講，你不
借我一百吊錢，我就过不得年。

铁算盘：好了！好了！少一点行不行呀？

刘金宝：少几多？

铁算盘：除了九成！

刘金宝：除了九成？（思介）那不是十吊，好，就借十吊吧！

鉄算盘：慢来！慢来！再除个九成。

刘金宝：啊！还要除九成……

鉄算盘：嗯！利錢嗎？我就照老規矩，决不会多算你的。

刘金宝：嘿嘿！員外，你要如此欺凌我，我也只好实說了。

鉄算盘：你說什么？

刘金宝：我早知你是个財撈鬼，問你討工錢是不肯的，故而說借。

鉄算盘：討什么工錢？

刘金宝：我帮你做了五年长工的工錢。

鉄算盘：哦！討工錢啊？你在此說夢話。

刘金宝：呸！（唱“南詞前腔”）

听罢言来心焦燥，
罵声东家死財撈。
对我好来向你借，
对我不好問你討。
帮你做了五年长工，
工錢不給为那条？

鉄算盘：（接唱“南詞前腔”）

金宝說話太嘮叨，
难道你把前事忘記了；
你安葬父母借去五十吊，
并没有还我半分毫。
算到今年五年了，

連本帶利二百零五吊。

你若是再向我把工錢討，

莫怪我反臉无情拿起算盘滴滴答答，

你要找我我再把賬來銷。

刘金宝：你真是好算盘！

鉄算盘：（唱）

你說我，算盘好，还有那，过年、过节、吃鸡、
吃肉、吃鵝、吃鴨、吃魚、吃酒、吃点心、糗糗、
粉干、面条、年糕这些东西我都算不了，我劝你
不要吵来不要鬧！

我和你請出左鄰右舍三老四少才能把此賬來开
交。

刘金宝：对！我正要請出左鄰右舍三老四少与你算賬。

鉄算盘：那就走吧！

刘金宝：走就走！（刘出門，鉄急关门，在門縫偷看）

刘金宝：嘿！嘿！开门来！（刘打門，鉄一楞，坐地）

鉄算盘：哎唷！这个穷鬼，头都被他鬧昏了。你总不敢打进
来，下去吃筒烟再来。（拿算盘下）

刘金宝：（气愤地）嘿！我倒受了他的騙啦！

〔王兴上，碰头。〕

王 兴：啊！金宝，你怒气冲冲在此为什么事？

刘金宝：我是向东家算賬来的。

王 兴：算賬？那个財癆鬼的錢怎样算得来呀。

刘金宝：王兴，听你之言，你的工錢，也沒有算来嗎？

王 兴：那里算得来，还有四十吊。

刘金宝：唔！你也离开他家了嗎？

王 兴：我还在他家。

刘金宝：那么，你今天不在田里做工，替他办什么事呢？

王 兴：他要討个填房，叫我替他到处去訪。

刘金宝：訪到沒有呢？

王 兴：有是有，提起鉄算盘，那个愿意嫁他。今早回家，給他大罵了一頓，他要我再去找，今天若是訪不到，就不給飯吃还要扣我的工錢。

刘金宝：啊！此事当真？

王 兴：难道說，你不知他的利害么？

刘金宝：呸！（唱“快板”）

听他言来心头惱，

他不知自丑妄想把亲討。

难道我穷人就被他压倒？

（思介，夾白）有了。（接唱）

倒不如將計就計把他搞。

（白）王兴，我倒思得一計，不但是我的工錢算得来，連你的工錢也可以随手而取。

王 兴：你有什么計啊？

刘金宝：（耳語）这叫做將計就計。

王 兴：对！就这个計好。这才穷人帮穷人！

刘金宝：取回工錢才称心。（下）

王 兴：員外！开門。

〔铁听打門声上。〕

鉄算盘：是誰叫門啊？

王 兴：是我回来了。

鉄算盘：（听是王兴的声音）哦！待我来开。（开门介，王兴进门）王兴，亲事訪到沒有？

王 兴：訪到一个标标致致的黄花闺女。

鉄算盘：啊！（喜得丑态百露）黄花闺女，哪一家，人才怎么样？

王 兴：李家庄，李寡妇之女，名叫李翠花，人才是真好，脚又裹得小，画眉眼，瓜子臉，櫻桃嘴糯米牙，十指尖尖，楊柳腰，真是仙女模样。

鉄算盘：（喜得周身乱动）嘻嘻，年紀多少？

王 兴：斤二两。

鉄算盘：怎么論称的？

王 兴：員外你都是算盘上睡覺的，斤二两你都不懂，就是十八岁。

鉄算盘：哦……要多少財礼呢？

王 兴：我又沒有問她，怎么知道呀！

鉄算盘：哎！你怎么不替員外去講媒呢？

王 兴：員外，我去不行。

鉄算盘：怎么不行？

王 兴：我也曾訪問过她的左右鄰居，据說这个女子很古怪，

多少媒人上門求親她都不答應！

鐵算盤：為什麼不答應呢？

王 興：她要人才好，家財好，員外你……

鐵算盤：員外我家財萬貫，還不好嗎？

王 興：這人才呢？

鐵算盤：這人才……王興，你就替員外遮瞞、遮瞞罷。

王 興：員外！你曉得我是個老實人，是講老實話的，所以我
去講媒不行！

鐵算盤：這……怎麼辦呢？（愁眉苦臉）

王 興：員外！不要着急，我听人言李小姐与刘金宝是表亲，
員外要做這門親，托刘金宝去做媒一定会成的。

鐵算盤：刘金宝……（搖頭）

王 興：員外！刘金宝是你的老長工，托他去做媒，諒他不会
推辭吧！

鐵算盤：王興！刘金宝方才到了我家里啊。

王 興：他是不是來替員外做媒呢？

鐵算盤：不是呀！

王 興：那就是來討工錢的咯？

鐵算盤：是啊！他是沒有錢過年，找我翻賬。

王 興：員外啊！你欠人家的錢，還說人家翻賬！

鐵算盤：（轉變話題）算了！算了！王興啊！如今得罪了他，他
怎麼肯替我做媒呢？

王 興：這……有了，我去叫他來，就說員外念他是個老長

工，借他几吊錢过年，他一定会来的，等他来了，員外再慢慢的央托他，諒他定会答应的。

鉄算盘：（考虑介）好！你去叫他，替我多講好話，以后亲成就，員外再放賞。

王 兴：放賞？不会扣我的工錢就算好了。（下）

鉄算盘：（自語地）唉！我若曉得这个穷鬼有这么好的亲眷，就不該得罪了他，如今王兴去叫，他会来是千好万好，他若不来，鉄算盘呀鉄算盘，你就要晦气了！（坐立不安地。唱“快板”）

悔不該得罪刘金宝，
他若是生气不来亲事难成了。

〔王与刘滿臉笑容上。〕

王 兴：（接唱上句）

你我暗中商議好，

刘金宝：（接唱下句）

管教那鉄算盘也要算輸了。

王 兴：少等！（进門）員外，刘金宝来了！

鉄算盘：来了，在那里啊？

王 兴：在門外。

鉄算盘：（高兴地）好好好，你去奉茶。（王下）嘻嘻嘻，金宝！进来！进来！（拉刘进）請坐請坐！王兴，奉茶来。

〔王捧茶上，刘、鉄飲茶，王接杯下。〕

刘金宝：員外！你命王兴来叫我，借我几吊錢过年，是真的